

# 逃

秋 棋

約翰·史丹博 (John Steinbach) 是一九六二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獎人，作品多以美國加州為背景。「逃」(Flight) 是他早期作品之一，描述一印第安青年從殺人至逃入深山經過。筆者把這故事擴為人生經歷。同意與否，讓讀者自己判斷好了。

溫暖的南風吹皺了崖下海水，初出的太陽在波面上反映得鱗光片片，浪花沖擊在岩石上化為白色泡沫。貝比和他母親及弟妹便是住在這孤立的環境中，今晨他背靠一只舊木箱，手中把玩着一把黑柄的彈簧刀，不住地笑，爽朗中帶着稚氣，他兩弟妹正緊張地站在他身旁。突然小妹妹「噢！」的一聲，刀鋒從貝比掌中彈了出來，隨着手腕一翻，卜的一聲飛刀插在十多呎外的紅木柱上，黑色的刀柄還跳個不停。滿足隨着笑聲爆發出來，他的飛刀技倆可說世界無雙了。他把視線投過海洋那邊，——誰有空去猜度遠處發生的事呢；小妹妹連跑帶跳地走過去把刀拔了出來，交在他手上，又緊張地等待第二次的飛擲……

終於他們給媽媽找着了，弟妹們都躲在哥哥的背後，媽媽把貝比抓起來，帶笑帶罵：「大懶蟲，整天祇曉得玩飛刀，藥箱沒有藥了，你快騎馬往蒙城買藥，早去早回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自己出城？」他驚喜若狂。「媽媽，我可以戴爸的帽子嗎？還有那絲質的綠色披巾！」

「啊！媽媽，我是個大人了，我會小心的。」

貝比有着紅印第安人所特有的高隆的顎骨，和鷹般的鼻子，配合着他豐厚柔滑的嘴唇，和帶着稚氣的眼睛，正顯示出他那溫柔而富有想像的性格。媽媽把這責任交托在他身上，他變得勇敢了，難怪他趕忙穿起父親遺留下來的皮夾克，戴起黑帽子，跨上了馬背，神氣十足地說：「媽媽，你以後可以時常叫我出城，我是一個男子漢了。」他肩頭上綠色的披巾隨着微風飄揚。

「我說你是一隻傻小雞。」媽媽見他不減當年父親風度，帶笑地說。

這一段雖然是描寫這位印第安青年之出發，也可說是寫每一個初歷世面的青年。人就是這樣出發了。他有其剛強，也有其柔弱。愛好眼前技巧上之追求，也喜悅知識上的優越感。他景仰偉人和偉大的事蹟，當他望着白雲深處，海洋那邊，他期待自己長成，也像貝比一樣戴上了從別人傳留下來的理想，作為自己之喜好抱負，飄飄然，陶醉在成長的感受裏，雖然明明知道自己不過長得較大的孩子。正如冰心之志於航海作個燈塔守望者、幻想抱膝沙上，悠然看潮落星生；在風

雨之日，倚窗觀濤；看浪花怒撼崖石，閉門讀書，以海洋爲師，以星月爲友。但十年後，在異地再逢燈塔，只賺個「悄然微歎」。多少青年人宏願說：「領略人生，要如滾針氈，用血肉之軀遍挨遍嘗，要他針針見血。」但過不多時，却又歎息「生命何其實在？又何其飄忽！」

貝比縱着快馬而去，媽媽望着消失中的背影，喃喃自語：「家裏有個成年男人多好，只是在需要的時候，孩子才曉得成長！我會見過四十多歲的小孩呢！」

低沉的月影伴着沖擊着石崖的浪花，勁風把低矮的屋簷刮得沙沙作響，東方遠處黑墨墨的崇峻山嶺，如塑像般的屹立着，在微曦中有如一幅名家筆下的圖畫。

貝比回來了，眉宇間帶着張惶的神色，顯然與那出去時的孩子氣有很大的分別，柔滑的嘴唇拖得薄薄地，隱藏着力量和堅決，眼中的嬉笑也消失了，變得銳利而堅定。經母親細問後，知道他原來酒後飛刀殺了人，如今只有一途、就是逃往那重重疊疊的山嶺，找個隱藏的地方。他裝備了糧食、鎗械，吻別親娘弟妹便再出發了。他面向着可怖的山巒，頭也不敢回轉，自言自語地再說一遍：「我是男兒漢」，不知是安慰自己還是提醒自我。

這一段描述的筆法近乎平淡，但很感人，尤其是加插弟妹的對白來襯托貝比之轉變。母親把弟妹關在門外，自己躲起來痛哭。他們走到崖邊，並肩坐下，看着崖下滾滾浪波，此去彼來，偶有一兩海鷗飛舞天際。弟弟輕嘆一聲說：「今晨沒有早餐吃了，媽媽一定不想煮食物。」沉默一

會再問：「哥哥去了那兒？」妹妹轉過頭來：「他去遠地旅行，再不回來了！」「死了嗎？」妹妹忽然感到悲傷，悽然地說：「不，還沒有。」

弟妹似乎都變得成熟了，但他們所關心的、所看見的貝比已大大不同。昨天，他還是一個在母親蔭庇下的孩子，飛刀中了木柱便帶來喜樂，偏了便感到失望，今天，他却要隻身遠走天涯，走一條自己所不認識的道路。

有人說：「隨着我們在生命中進發，痛苦的圈子日漸增大，歡樂却日漸縮小。」在貝比逃難的兩天中，正是夾雜着痛苦與滿足，希望和失望，在掙扎和恐懼中，他嘗盡了人生的滋味。其實，這又何嘗不是你我人生之寫照呢？文學、小說，不是把人生的一點擴張，便是把整個生命之歷史濃縮為幾頁。

智慧之所羅門王看萬事都為虛空，日光之下勞碌都是捕風，快跑的未必能贏，力戰的未必得勝，魚終會被惡網圈住。從另一角度看貝比，便成為這人生歷程上之主角。

他帶着驚惶的心情闖進了山地，很快便越過了一個山頭，一股勇氣和希望在心頭燃燒起來，好像自由已經在望了。就在他落到山谷，準備再征服另一山嶺前稍作休息的時候，他被追近了——遠處一陣馬嘶聲把他驚醒，知道不能再延遲，趕忙帶着微弱的星光，領着馬兒攀登那峻峭的山崖，幾次險些失蹄，都鎮定地應付過了。漸漸星星一顆顆地消失在灰白的天際，山峯上的亂石

也漸漸可辨，他站在高處，目光往後面搜索，山谷還是一片死寂，黑沉沉不可分辨，更看不到追迫他的人了。

我們不知道追蹤他的是什麼人，是尋仇者？還是當地的治安人員？這神秘人物從未露面，只是感覺到牠愈走愈近，在一次倉猝的躲避中，父親給貝比的保護物也一件件地遺落了。最後一次在溪邊喝水，讓馬休息的時候，「嘭」的一聲鎗響，馬兒應聲倒下，這樣，他便要單獨全無依靠地完成他最後的掙扎。幾次遇到響尾蛇和猛獸，也無動於衷。他的逃避並不是畏懼生或死，他唯一之意念不過是以逃來完成他長大的渴望，這追蹤者便是唯一攔阻他成爲「人」的因素。

叔本華說世界是意志的表象，人是受盲目意志所支配的。我們豈不是也在逃避嗎？看來我們都是勇敢的、堅定的前進，即是猛獸毒蛇也嚇不倒我們，但你有沒有察覺到你是一無形力量所支配着呢？心理學家說這是自卑感、畏罪感，基督徒只簡單地稱它爲罪。我相信很多人讀湯遜的 *Hound of Heaven*:

I fled him, down the nights and down the days,

I fled him, the arches of the years.

最後詩人還是被天犬追着了。

讓我們再看看貝比吧！他爲要成爲「大人」，「勇敢」地接受那被盲目意志所驅使的挑戰，

他帶着傷了的手臂，勉強拖着因缺水而軟弱的身軀，爬上最高的大石上，盡了最後一口氣，使自已平衡地站起來，他魁梧的身軀像一座雄偉的塑像，佇立在陰暗沉寂的空際；突然一聲沉悶的鎗響，帶着無數在山谷中應和着的回音，這位英雄便倒了下來，連同一連串的碎石和浮土從山脊上滾下，最後給山腰一棵小樹勾着，泥沙也蓋過了他的頭。

故事扣人心弦的結束祇帶來一聲輕歎，難道人就是這樣一坯黃土便了結嗎？這棵小樹竟成了他英勇的紀念？或許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小說的特徵吧？當一切被否定後，人生變成虛幻、奮鬥變為無意義的掙扎，一個希望之實現不過是無數個失望的開始。王尙義在一部小說裏假借書中人物說：「這裏使我失望，我要到那邊尋找一件東西。」多少個遠涉重洋的青年會撫心自問到底得着了什麼呢？像主角一樣，他們勇敢地往前望是更多的山巒，往後看是隱藏在黑墨墨山谷裏的追尋者。

古今只有耶穌一人說：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」也只有祂說：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裏走，也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」